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經濟類編卷七十

詳校官中書臣瞿　照

主事臣祁韻士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　琪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録監生臣繆　濂

經濟類編卷七十

明 馮琦馮瑗 撰

邊塞類三

論邊四十一則

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莫府為士卒費日擊數牛饗士習射騎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為約曰匈奴即入盜急入

收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牧杜門不出固稱疾趙王乃復彊起使將兵牧曰王必用臣臣如前乃敢奉令王許之李牧至如故約匈奴數歲無所得終以為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選騎

得萬三千匹百金之士五萬人彀者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萬餘騎滅襜襤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

漢鼂錯上書論邊事　臣聞漢興以來匈奴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大入則大利高后時再入隴西攻城屠邑敺畧畜産其後復入隴西殺吏卒大寇盗竊聞戰勝之

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世不復自高后以來隴西三困於匈奴矣民氣破傷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之神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厲其節起破傷之民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去曰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迺將吏之制巧拙異也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利兵法

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經川邱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土山邱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劒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支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阨相薄此劒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弗

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兵之過也百不當一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亡矢同中不能入與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予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予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予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彊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彊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

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溪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饑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遊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則匈奴之革笥木薦弗能支也下馬地鬬劒戟相接去就相薄

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彊為弱在俛仰之間耳夫以人之死爭勝跌而不振則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萬全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誼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

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傳曰狂夫之言而明主擇焉臣錯愚陋昧死上狂言唯陛下財擇

論守邊備塞事　臣聞秦時北攻胡貉築塞河上南攻揚粤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埶戰則為人禽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

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氷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揚粤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不順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為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

其財虜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
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亡銖兩之報死事之
後不得一筭之復天下明知禍烈及已也陳勝行戍至
於大澤為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刼而
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埶易以擾亂
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
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壄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
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

中國之所以離南晦也今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為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今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為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

答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毋下千家爲中周虎落先爲室屋具田器廼募辠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不足募以丁奴婢贖辠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廼募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縣

官為贖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方之戍卒不習地埶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

論募民徙塞下事　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䘏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

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慕而勸往矣臣聞古之徙遠方以實廣虛相其陰陽之和嘗其水泉之味審其土地之宜觀其草木之饒然後營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為築室家有一堂二内門戶之閉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輕去故鄉而勸之新邑也為置醫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卹墳墓相從種樹畜長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樂其處而有長居之心也臣又

聞古之制邊縣以備敵也使五家為伍伍有長十長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連連有假五百十連一邑邑有假候皆擇其邑之賢材有護習地形知民心者居則習民於射法出則教民於應敵故卒伍城於內則軍政定於外服習以成勿令遷徙幼則同游長則共事夜戰聲相知則足以相救晝戰目相見則足以相識讙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勸以厚賞威以重罰則前死不還踵矣所徙之民非壯有材力但費衣糧不可用也雖有材力

不得良吏猶亡功也陛下絶匈奴不與和親臣竊意其冬來南也壹大治則終身創矣欲立威者始於折膠來而不能困使得氣去後未易服也愚臣亡識唯陛下裁察

武帝止田輪臺詔　前有司奏欲益民賦三十助邊用是重困老弱孤寡也而今又請遣卒田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時危須尉犂樓闌六國子弟在京師者皆先歸發畜食迎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

王各自將共圍車師降其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
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食至多然士自載不足以竟師
强者盡食畜産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泉驢槖駝負
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尚廝留甚衆曩
者朕之不明以軍候宏上書言匈奴縛馬前後足置城
下馳言秦人我匄若馬又漢使者久留不還故興師遣
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謀參以
蓍龜不吉不行乃者以縛馬書徧視丞相御史二千石

諸大夫郎為文學者乃至郡屬國都尉成忠趙破奴等
皆以虜自縛其馬不祥甚哉或以為欲以見彊夫不足
者視人有餘易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匈奴困敗公車
方士太史治星望氣及太卜龜蓍皆以為吉匈奴必破
時不可再得也又曰北伐行將於鬴山必克卦諸將貳
師最吉故朕親發貳師下鬴山詔之必毋深入今計謀
卦兆皆反繆重合侯得虜候者言聞漢軍當來匈奴使
巫埋羊牛所出諸道及水上以詛軍單于遺天子馬裘

常使巫祝之縛馬者詛軍事也又卜漢軍一將不吉匈奴嘗言漢極大然不能饑渴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漢軍士死畧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臺欲起亭隧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民也今朕不忍聞大鴻臚等又議欲募囚徒送匈奴使者明封侯之賞以報忿五伯所弗能為也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聞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卒獵獸以皮肉為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後降者來若捕

生口虜乃知之當今務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修馬
復令以補闕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
方畧補邊狀與計對

侯應罷邊備議　周秦以來匈奴暴桀寇侵邊境漢興
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陰山東西千餘里
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阻其中治作弓矢來
出為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
之於漠北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

邊境得用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塞戍卒示夷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奴匈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匈奴之情困則卑順彊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令裁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能必其衆不犯約哉

三也自中國設置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非獨為匈奴而已亦為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貪利侵盜其畜産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畔世世不絶今罷乗塞則生嫚易分争之漸五也往者從軍多没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

窘迫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内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絶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

宋何承天安邊論　漢世言備匈奴之策不過二科武夫盡征伐之謀儒生講和親之約課其所言未有遠志加塞漢之外胡敵掣肘必未能摧鋒引日規自開張當由往年冀土之民附化者衆二州臨境三王出藩經畧既張宏圖將舉士女延望華夷慕義故昧於小利且自矜侈外示餘力内堅僞衆今若務存遵養許其自新雖未可羈致北闕猶足鎮靜邊境然和親事重當盡廟算誠非愚短所能究言若追蹤衛霍瀚海之志時事不等

致功亦殊寇雖習戰未久又全據燕趙跨帶秦魏山河之險終古如一自非大田淮泗内實青徐使民有贏儲野有積穀然後分命方召總率虎旅精卒十萬使一舉盪夷則不足稍勤王師以勞天下何以言之今遺黎習亂志在偷安非皆耻為左衽遠慕冠冕徒以殘害剥辱視息無寄故緥負歸國先後相尋虜既不能校勝循理攻城畧地而輕兵掩襲急在驅殘是其所以速怨召禍滅亡之日今若遣軍追討報其侵暴大翦幽冀屠城破

邑則聖朝愛育黎元方濟之以道若但欲撫其歸附伐

罪弔民則駿馬奔走不肯來征徒興巨費無損於彼復

奇兵深入殺敵破軍苟陵患未盡則困獸思鬬報復之

役將遂無已斯秦漢之末策輪臺之所悔也安邊固守

於計為長臣以安邊之計備在史策李牧言其端嚴尤

申其要大畧舉矣曹孫之霸才均智敵江淮之間不居

各數百里魏捨合肥退保新城江陵移民南涘濡須之

戍家停羡溪及表陵之屯民夷散雜晉宣王以為宜從

江南以北岸曹爽不許果亡祖中此皆前代之殷鑒也
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地非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
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敝雖時有古今勢有強弱
保民全境不出此塗要而歸之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
曰浚復城隍三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仗良守彊其
土田驍帥振其風畧蒐獮宣其號令爼豆訓其廉耻縻
爵以縻之設禁以威之徭税有程寛猛相濟比及十載
民知義方然後簡將授奇楊旌雲朔風卷河冀電埽嵩

恒燕弧折郤代馬摧足秦首斬其右臂吴蹄絶其左肩銘功於燕然之阿饗徒於金微之曲冠雖亂亡有徵眛弱易取若天時人事或未盡符抑鋭俟機宜審其莫若邊戍未增星居布野勤惰異教貧富殊資疆埸之民多懐彼此虜在去就不根本業難可驅率易在振蕩又匈奴之性食肉衣皮以馳騁為儀容以游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宫室之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寢維其常性勝則競利敗不羞走彼來或驟而此已奔疲且

今春踰濟旣獲其利乘勝狃忕未虞天誅比及秋末容更送死猋騎蟻聚輕兵鳥集竝踐禾稼焚爇閭井雖邊將多畧未審何以禦之若盛師連屯廢農必衆驅車奔驛起役必遲散金行賞損費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民所居並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扞衛之實其爲利害優劣相縣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内地今青兖舊民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萬家此寇之資也今悉可内從青州民移東萊正昌北海諸郡太山以南南至下

邳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北阨大峴四塞之内其號險固民性重遷闇於圖始無虞之時喜生咨怨今新被鈔掠餘懼未息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其歌抃就路視遷如歸二曰浚復城隍以增阻防舊秋冬收斂民人入保所以警備暴客使防衛有素也古之城池處處皆有今雖穨毁猶可修治粗計户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内假其經用為之閭伍納稼築場還在一處婦子守家長吏為師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冠至之時

一城千室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餘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之兵家舊説戰士二千足抗羣虜三萬矣三曰纂偶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為車伍百兩參合鉤連以衛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趨險賊所不能干旣已族居易可檢括號令先明民知夙戒有急徵發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仗勿使有闕千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銘刻由已還保輸之於庫出行請以自衛弓幹利鐵民不得辨

者官以漸充之數年之内軍用粗備矣臣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内兵農並脩在於疆埸之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任其怯勇山陵川陸之形寒暑温凉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戍申作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詹怨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治齊寄令在民商君為秦設以耕戰終申威定霸行其志業非苟任强實由有數梁用走卒其邦自滅齊用技擊厥衆亦離漢魏以來兹制漸絶蒐田非復先王之禮治兵徒

逞耳目之欲有急之日民不知戰至乃廣延賞募奉以厚秩發遽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望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害不教之失也今移民實内浚治城隍族居聚處課其騎射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上第漸就優别明其勲才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常不遷其業内護老弱外通官塗朋曹素定同憂等樂情由習親藝因事著晝戰見貌足相識夜戰聞聲足相救斯殺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論者必以古城荒

毁難可修復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但欲先定民
營其閭術墉壑存者因而即之其有毁缺權時柵斷足
以禦彼輕兵防遏游騎假以方將漸就只立車牛之賦
課仗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民所利導而率之
耕農之器為府庫之實田蠶之氓兼城之用千家總倍
旅之兵萬户具全軍之衆兵强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
勞比於優復隊伍坐食廪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
平日久邊令弛縱弓簳利鐵既不都斷往歲稟甲垂二

十年課其所住理應消壞謂宜申明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來幢隊挾藏者皆以軍法治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間蹊城保之境諸所課仗並加雕鐫别造程式若有遺鏃亡刃及私為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為長又鉅野湖澤廣大南通洙泗北連青齊有舊縣城正在澤内宜立式修復舊堵利其埭遏給輕艦百艘冦若入境引艦出戰左右隨宜應接據其師津毀其航漕此以利制車運我所長亦微徹敵之要也

魏中書監高閭上表以爲匈奴悍患憍健難制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狄之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深入又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業並至奔則與畜牧俱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自足是以歷代能爲邊患六鎮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請依秦漢故事於六鎮之北築長城擇要害之地往往開門造小城於其側置兵扞守狄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懲艾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一

夫一月之功可城三步之地彊弱相兼不過用十萬人一月可就雖有暫勞可以永逸凡長城有五利罷遊防之苦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三也息無時之備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五也

魏主優詔答之

任城王澄以北邊鎮將選舉彌輕恐敵人闚邊山陵危迫奏求重鎮將之選修警備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以為比緣邊州郡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

貪污之人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
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之心唯有聚歛之意其勇力之
兵驅令抄掠若值疆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巳
富其羸弱老小之輩㣲解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
不搜勞窮壘苦役百端自餘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陸
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背亦有限皆收其
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縁冬歷
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閒擾我

疆埸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自今已後南北邊諸藩及所統郡縣府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拘階級若稱職及敗官并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

唐太宗時李世勣為并州長史令行禁止民夷懷服太宗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益朕惟置李世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

涼州南北境不過四百餘里突厥吐蕃頻歲奄至城下

百姓苦之武后以郭元振為都督振始于南境硤口置和戎城北境磧中置白亭軍控其衝要拓州境千五百里自是寇不復至城下振又令甘州刺史李漢通開置屯田盡水陸之利舊粟麥斛至數千及至是一縑糴數十斛軍糧支數十年振善撫御在州五年夷夏畏慕令行禁止牛羊被野路不拾遺

玄宗時天下聲教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

兹城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治北庭都護府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治京州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以禦突厥治太原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平盧節度鎮撫室韋靺鞨治營州隴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鄯州劒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治益州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治廣州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領之東萊收捉萊州領之東牟守捉登州領之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

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苦矣

突厥默啜自武后世為中國患朝廷旰食傾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得其首自謂不世功宋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

元載嘗為西州刺史知河西隴右山川形勝言于代宗

曰四鎮北庭既治涇州無險要可守隴山高峻南連秦嶺北抵大河今國家西境盡潘原而吐蕃戍摧沙堡原州居其中當隴山之口其西皆監牧故地草肥水美平涼在其東獨耕一縣可給軍食故壘尚存吐蕃棄而不居每歲夏吐蕃畜牧青海去塞甚遠若乘間築之二旬可畢移京西軍戍原州移郭子儀軍戍涇州為之根本分兵守石門本峽漸開隴右進達安西據吐蕃腹心則朝廷可高枕矣并圖地形獻之

陸贄奏論備邊六失　措置乖方課責虧度財匱於兵衆力分於將多怨生於不均機失於遥制夫關中戍卒不習土風身苦邊荒心畏戎虜或利王師之敗乘擾攘而東潰或拔棄城鎮揺遠近之心豈惟無益實亦有損可謂措置乖方矣自頃權移於下柄失於朝將之號令既鮮克行之於軍國之典常又不能施之於將罪以隐忍而不彰功以嫌疑而不賞使忘身效節者獲誚於等夷率衆先登者取怨於士卒僨軍蹙國者不懐於愧畏

緩救失期者自以為智能可謂課責虧度矣虜侮入冠將帥虛張賊勢惟務徼發益師無裨備禦之功重增供億之弊有司所入半以事邊閭井日耗徵求日繁可謂財匱於兵衆矣夫兵以氣勢為用者也氣聚則盛散則消勢合則威析則弱自頃分割朔方列為三使其餘鎮軍數且四十既無軍法下臨惟以客禮相待可謂力分於將多矣理戎之要在于練覈優劣之科以為衣食等級之制使能者企及否者息心今窮邊長鎮之兵皆百

戰傷夷之餘終年勤苦而常有凍餒之色關東戍卒怯于應敵而衣糧所頒厚踰數等又有素非禁旅遥隷神策其于廩賜之饒遂有三倍之益可謂怨生於不均矣自頃邊軍去就裁斷多出宸衷戎虜馳突迅如風飈驛書上聞旬月方報守土者以兵寡不敢抗敵分鎮者以無詔不肯出師賊既縱掠退歸此乃陳功告捷將帥幸于總制在朝不憂罪累陛下又以為大權由已不究事情可謂機失於遥制矣臣謂宜罷諸道防秋令本道但

供衣糧募戍卒願留及蕃漢子弟多開屯田官為收糴寇至則人自為戰時至則家自力農又擇文武能臣為隴右朔方河東三元帥緣邊諸鎮有非要者隨便併之然後減奸濫虛浮之費以豐財定衣糧等級之制以和衆宏委任之道以宣其用懸賞罰之典以考其成如是則戎狄威懷疆埸寧謐矣德宗雖不能盡用心甚重之

憲宗時振武河溢毀受降城節度使李光進奏請修城兼理河防李吉甫請徙於天德故城以避河患李絳盧

坦以為受降城張仁愿所築當磧口據虜要衝美水草守邊之利地欲避河患退二三里可矣天德故城僻處确瘠烽候不相應接虜忽唐突勢無由知是無故而蹙國二百里也城使周懷義奏利害與絳坦同上卒用吉甫策以受降城騎士隸天德軍李絳言於上曰邊兵徒有其數而無其實將帥但緣私役使聚其貨財以結權倖而已未嘗訓練以備不虞此不可不於無事之時豫留聖意也受降兵籍舊四百人及天德交兵纔五十人

器械一弓而已故絳言及之上驚曰邊兵乃如是其虛耶卿曹當加按閱會絳罷相而止

隴州地與吐蕃接舊常更入攻抄人不得息李惟簡以為邊將當謹守備蓄財穀以待寇不當規小利起事益市耕牛鑄農器以給農之不能自具者增墾田數十萬畝屬歲屢稔公私有餘販者流及他方

崔融拔四鎮議　北邊之為中國患者久哉唐虞以上為獯鬻殷周之際曰獫狁西京東國有匈奴冒頓焉當

塗典午有烏丸鮮卑焉拓跋世則蠕蠕猖狂宇文朝則
突厥恣睢斯皆名號因時而改種落與運而遷五帝不
能臣三王不能制兵連禍結無代不有長策遠筭曠古
莫聞夫匈奴終古之通患也其地南接燕趙北窮沙漠
東接九夷西界六戎天性驕傲覘伺便隙烏飛獸走草
轉水移自言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南有大漢北有强胡
更相馳突至今陷潰者靡歲而寧焉漢興高皇以百萬
衆窘于平城之下國人羞之逮至武皇患其如此赫然

發憤肆志遠畧建元中使張騫始通西域既而列四郡據兩關以斷匈奴右臂乃復度河湟築令居塞以絶南羌北交於是乘障塞絶亭燧出長城數千里矣于斯時也承文景玄默之後國用富强太倉之粟相因水衡之錢貫朽練兵選將深入窮追傾府庫之財殫士馬之力行人使者歲月停障貳師驃騎首尾關河餓虎未摧其國已耗駝馳既死其人亦殄及至造皮幣筭緡錢稅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懷深惟長久之計然而匈奴於是乎

孤特遠竄羽檄不行焉始孝武開西域之後為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宣元哀平其道不替王莽簒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隔絕並復從屬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光武中興皆遣使求內屬自建武至于延光三絕三通至唐太宗方事外討復修孝武舊蹟並南山至于葱嶺為府鎮烟火相望焉其在高宗厲精為政不欲廣地務其安人徭戍繁數用度減耗復命有司拔四鎮其後吐蕃果驕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以城堡無

不降下遂長驅東向踰高昌壁歷車師庭侵常樂縣界斷莫賀延磧以臨我墩煌伏賴主上神鑒通幽冲機測遠下嚴霜之令興時雨之兵乃命右相韋待價為安息行軍大總管安西都護閻温古為副問罪焉時也先命蘭州刺史行軍司馬宋師將料敵簡徒倍道據磧賊逢有備一戰而走我師追躡至于焉耆糧道不繼而止竟亦無功朝廷以畏懦有刑流待價於瓊州棄温古於秦州放棄二罪而諸將咸肅至王孝傑而四鎮復焉今若

拔之是棄已成之功忘久安之策小慈者大慈之賊前事者後事之師柰何不圖也四鎮無守則吐蕃益贍必兵加西域諸蕃氣羸恐不能當長蛇之口西域既動自然威臨南羌南羌樂禍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連則河西危河西危則不得救況復邊境守禦之具未整內郡武衛之備未精方須命將出師興役動衆向之所得今之所失向之所勞今之所逸可不謂然乎而議者但憂其勞費念其遠征曽不知其蹙國減土春秋所譏杜漸

防萌安危之計夫南羌者請試言之往孝武皇帝築令居時羣羌明約與匈奴合兵至十餘萬共圍抱罕遣李息為擊平之是則羌胡同惡有自來矣遠而依西海鹽池左右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民以居之至宣帝時先零種豪言願得渡湟水逐人所不田處為畜牧將軍趙充國以為不可後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乃遣充國與諸將擊平之是則顧牧始言非止於今年耳且漢之匈奴昌若今之黠戛今之勃律孰與

漢之南羌項者若兵稍遲留賊先據要害則河西四郡已非國家之有今復安得而拔之乎何謂非國家之有但莫賀延大磧者伊州在其北沙州在其南延袤向二千里中間水草不生焉每灾風横必石飛吼行人晝看朽骨以知道路夜視斗柄以辨方隅往往遇馳泉時時得馬酒而後度焉盖馳馬死者十四五人畜疲極若北有强寇則難以度磧漢兵難度磧北正伊西延安及諸蕃無救則疲兵不能自振不能自振則為賊所役屬賊

吞之又得肥饒之馬馬肥人逸漢復焉得懸軍深入乎有以知通西域之艱難也磧南有沙瓜甘肅四州並以南山為限山南即吐渾及吐蕃部落賊知漢兵不得度磧必踰南山分路而下磧北賊與突厥通結相合而前則涼州以西勢必危矣故曰非國家之有拔之非便主上以默啜逆天罝之度外神武不殺上仁好生遂令匍匐請命聳踴知恥中國不聞犬吠之警邊亭不識狼顧之憂聖人之用兵也如此則知啓脩政而有扈奔農脩

德而凤沙至禹焚甲而夷人附舜舞戚而苗民來為不虛也賈誼書云成王問鬻子曰聖王在上位使人富且壽夫富則可為也壽不在天乎對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無軍兵之事則人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吏積於德人無凍餒則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吏積於愛則刑罰廢人無夭閼之誅則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人以時而用之以節人無癘疫則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今聖主在上而得四生禀氣流形孰不

幸甚然為邦之道安不忘危漢時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東漢時西羌作亂徵天下兵賦役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世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仍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若使左衽之虜得居此地土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竟從燮議今宜日慎一日雖休勿

休探候應不可之言納傳燮深慮之議然後風為號令
雷為折衝繕甲兵思將帥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
與人合心善戰者不戰如斯而已矣拔舊安之四鎮委
難制之兩寃求將來之端考已然之驗伏念五六至于
再三愚下固陋知其不可伏惟朝廷再三察焉
蜀自南詔入寇一方殘弊李德裕至鎮作籌邊樓圖蜀
地形南入南詔西達吐蕃日召老於軍旅習邊事者訪
以山川城邑道路險易廣狹遠近未踰月若身嘗涉歷

文宗命德裕修塞清溪關以斷南詔入寇之路德裕上言通蠻細路至多不可塞惟重兵鎮守可保無虞時北兵皆歸本道惟河中陳許三千人在成都有詔來年亦歸蜀人恟懼德裕奏乞鄭滑五百人陳許千人以鎮蜀且言蜀兵脆弱新為蠻寇所困皆破膽不堪征戍若北兵盡歸則與杜元頴時無異朝臣建言罷兵蓋由禍不在身望人責一狀留入堂案他日敗事不可令臣獨當國憲朝廷皆從其請德裕乃練士卒葺堡鄣積糧儲以

備邊蜀人粗安

幽州北七百里有渝關下有渝水通海自關東北循海有道道狹處纔數尺旁皆亂山高峻不可越比至進牛口舊置八防禦軍募土兵守之田租皆供軍食不入於薊幽州歲致繒纊以供戰士衣每歲早穫清野堅壁以待契丹契丹至則閉壁不戰俟其去選驍勇據隘邀之契丹常失利走土兵皆自為田園力戰有功則賜勲加賞由是契丹不敢輕入寇及後梁周德威為盧龍節度

使恃勇不修邊備遂失渝關之險契丹每芻牧於營平之間德威又忌幽州舊將有名者往往殺之

後唐時契丹既彊寇抄盧龍諸州皆徧幽州城門外敵騎充斥每自涿州運糧入幽州敵多伏兵於閻溝掠取之及趙德鈞為節度使城閻溝而戍之為良鄉縣糧道稍通幽州東十里之外人不敢樵牧德鈞於州東五十里城潞縣而戍之近州之民始得稼穡至是又於州東北百餘里城三河縣以通薊州運路敵騎來爭德鈞擊

却之城三河畢邊人賴之

契丹自晉漢以來屢冦河北輕騎深入無藩籬之限郊野之民每困殺掠言事者稱深冀之間有胡盧河横亘數百里可浚之以限其奔突後周詔節度使王彦超韓通將兵夫浚胡盧河築城於李晏口留兵戍之世宗召德州刺史張藏英問以備邊之策藏英具陳地形要害請列置戍兵募邊人驍勇者厚其廩給自請將之隨便宜討擊世宗皆從之以藏英為沿邊都指揮使藏英到

官數月募得千餘人王彥超等行視役者嘗為契丹所

圍藏英引所募兵馳擊大破之自是契丹不敢涉胡盧

河河南之民始得休息

宋太宗時契丹主賢圍瓦橋關耶律休格帥精騎渡水

而戰官軍大敗休格追至莫州帝自將禦之時關南諸

將已破契丹帝次大名諸將復戰于莫州敗績會契丹

主引去帝欲遂取幽州李昉力陳其未可乃詔曹翰部

署諸將而還帝既還京議者皆言宜速取幽薊張齊賢

上䟽曰聖人舉事動在萬全百戰百勝不若不戰而勝自古疆埸之難非盡由敵啓亦多邊吏擾而致之若緣邊諸軍撫御得人但使峻壘深溝畜力養銳以逸自處則邊鄙寧而河北之民獲休息矣臣又聞家六合者以天下為心豈止爭尺寸之土角戎狄之勢而已是故聖人先本而後末安內以養外堯舜王道無他廣推恩於天下之民爾民既安利則契丹斂衽而至矣　呂中曰齊賢之論其知本矣然徒知遼未可伐而不知燕薊在

所當取豈惟齊賢雖趙普田錫王禹偁亦不之知也蓋燕薊之所當取者有二一則中國之民陷於北庭一則中國之險移於敵界燕薊不收則河北之地不固河北不固則河南不可高枕而卧也特太宗時未有其機耳

仁宗時延州諸砦多失守范仲淹請自行詔兼知延州先是詔分邊兵總管領萬人鈐轄領五千人都監領三千人寇至禦之則官卑者先出仲淹曰將不擇人以官為序取敗之道也於是大閲州兵得萬八千人分六將

領之日夜訓練量賊衆寡使更出禦敵人聞之相戒曰
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
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蓋指雍也仲淹以民遠輸勞苦
請建鄜城為軍以河中府同華州中下户租税就輸之
春夏徙兵就食可省糴十之三他所減不與詔以為康
定軍仲淹又脩承平永平等砦稍招還流亡定堡障通
斥堠城十二砦於是羗漢之民相踵歸業
元昊雖數勝而死亡創痍者相半國人困於點集財用

不給多怨之知延州龎籍言夏境鼠食稼且旱元昊思納欵詔命知保安軍劉拯諭元昊親信伊埒剛朗凌裕勒且凡弟言公方持靈夏兵儻内附當以西平茅土分冊之剛朗凌令朗黙奇沙窜囊三人詣种世衡乞降世衡知其詐曰與其殺之不若因以為間留使監税出入騎從甚寵而遣王嵩以棗及畫龜為書置臘丸中遺剛朗凌喻以早歸之意欲元昊得之而致疑剛朗凌笑曰种使君年亦長矣何兒戲尚爾元昊果疑剛朗凌因嵩窖

中剛朗凌使其教練使李文貴至青澗報世衡言用兵以來資用困乏人情便於和籍曰此詐也乃屯兵青澗留文貴不遣已而元昊果大舉入冦攻鎮戎軍王沿使葛懷敏督諸砦兵禦之分諸將為四路趨定州砦賊毀橋斷其歸路四面圍之懷敏突圍走由是大潰懷敏馳至長城濠路已斷遂及將校十四人死焉餘軍九千四百馬六百皆為敵所得元昊乘勝直抵渭州焚蕩廬舍屠掠民畜自涇邠以東皆閉壘自守范仲淹自將慶州

蕃漢兵援之元昊乃還

翰林學士王堯臣體量安撫陜西歸上疏論兵因言韓琦范仲淹皆忠義智勇不當置之散地及葛懷敏敗死中外震懼帝思堯臣之言會仲淹附王懷德入奏乞與韓琦同經畧涇原並駐涇州琦兼秦鳳臣兼環慶涇原有警亦可率涇原之師為援臣當與琦練兵選將漸復横山以斷賊臂不數年間可期平定願詔龎籍兼領環慶以成首尾之勢秦州委文彦博慶州用滕宗諒總之

渭州一武臣足矣仁宗采用其策乃復置陜西路經畧
安撫招討使總四路之事置府涇州益屯兵三萬以琦
仲淹籍分領之復以堯臣為體量安撫使徙彦博帥秦
宗諒帥慶張亢帥渭州堯臣復言琦等既為陜西四路
招討等使則四路當禀節制不當復帶使名各置司行
事使所禀不一於是諸路並罷經略使琦與仲淹在兵
間久名重一時人心歸之朝廷倚以為重二人號令嚴
明愛撫士卒諸羌來者推誠撫接咸感恩畏威不敢輒

犯邊境邊人為之謡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膽寒
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
田錫論邊事　臣聞動静之機不可妄舉安危之理不
可輕言利害相生變易不定用舍無惑思慮必精夫動
静之機不可妄舉者動謂用兵静謂持重應動而静則
養寇以生姦應静而動則失時以敗事動静中節乃得
其宜今北鄙驛騷盖亦有以居邊任者規羊馬細利為
捷矜捕斬小勝為功貲怨結仇秉秋致寇召戎起釁職

此之由伏願申飭將帥謹固封守勿尚小功許通互市素獲蕃口撫而還之如此不出五載河朔之民得務三農之業亭障之地可積十年之儲前歲儌擾邊陲親遷鑾輅今茲張皇聲勢頗動人心若獵犹來侵六龍夙駕戎羯既退萬乘方歸是皆失我機先落其術内所以五月兵不得分屯農時人不得務斂勞頓數耗可勝言乎軍國大端固當慎始戎族未亂未煩强圖遽勢未衰何勞力取待其亂而取之則克乘其衰而兵之則降既心

服而志歸則力省而功倍自古貪利荐食不獨匈奴邀功起戎亦自邊將當鑑前軌以恢永圖昔漢安帝時東夷犯境連年不息漢頗患之其主云亡其子繼立漢乃命使弔之東夷感悅還漢生口一隅晏然至於南蠻亦嘗畔渙始由邊吏增賦乘怨為寇光武時西戎犯邊班彪請置護羌校尉通其貨之有無治其人之寃枉塞垣遂安誠願考古道務遠圖示綏懷萬國之心用駕馭四夷之策事戒輒發理在深謀臣又謂安危之理不可輕

言者國家務大體求至理則安含近謀遠勞而無功則危為君有常道為臣有常職是務大體也上不拒諫下不隐情是求至理也帝王之道忌萌欲心漢武帝躬秉武節遂登單于之臺唐太宗手結雨衣往伐遼東之國率義動之衆狥無厭之求輸常賦之財奉不急之役是捨近謀遠也沙漠窮荒得之無用邊隅部落殺之更生是勞而無功也位下秩卑敢言者少言而見聽則進而無疑言而不從則退而懼罪臣又謂利害相生變易不

定者兵書曰不能盡知用兵之害者則不能盡知用兵之利蓋事有可進而退則害成之事至焉可退而進則利用之事去焉可速而緩則利必從之而失可誅而赦則姦宄之心或有時而生害可赦而誅則忠勇之人或無心而利國可賞而罰則有以害勤勞之功可罰而賞則有以利僭踰之幸能審利害則為聰明以天下之耳聽之則聽以天下之目視之則明故書曰明四目達四聰惟此聰明在無壅塞盡去相蒙之弊乃協知幾之神

臣又謂取捨不可以有惑故曰孟賁之狐疑不如童子之必至慮思不可以不精故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自國家圖燕以來連兵未解財用不得不耗人臣不得不憂恢復弔伐之名雖建洪業可否禍福之實宜留聖心願陛下精其思慮决其取捨無使曠日持久窮兵極武為國大計不得不然

尹洙息戍策　國家割棄朔方西師不出三十年而亭徼千里環重兵以戍之雖種落屢擾即時輯定然屯戍

費亦已甚矣西戎為冦逺自周世西漢先零東漢燒當
晉氏羌唐禿髪歴朝侵軼為國劇患興師定律皆有成
功而勞獘中國東漢尤甚費用常以億計孝安世羌叛
十四年用二百四十億永和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
及叚紀明用裁五十四億而剪滅殆盡今西北涇原邠
寧秦鳳鄜延四帥戍卒十餘萬一卒歲給無慮二萬平
騎卒與冗卒較其中者總廪給之數恩賞不在焉以十
萬較之歲用二十億自靈武罷兵計費六百餘億方前

世數倍矣平世屯戍且猶若是後雖無它警不可一日輟去是十萬衆有益而無損明也國家厚利募商入粟傾四方之貨然無水漕之運所輓致亦不過被邊數郡爾歲不常登廩有常給頃年亦嘗稍匱矣儻其乗我荐饑我必濟師饋饟當出於關中則未戰而西夏已困可不慮哉按唐府兵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為今之計莫若籍丁民為兵擬唐置府頗損其數又今邊鄙雖有鄉兵之制然止極塞數郡民籍寡少不足

備敵料京兆西北數郡上户可十餘萬中家半之當得兵六七萬賀其賦無它易賦以泉石者不易以五穀畜馬者又蠲其雜傜民幸於庇宗樂然隷籍農隙講事登材武者為什長隊正盛秋旬閲常若冦至以關内河東勁兵傳之盡罷京師禁旅慎簡守帥分其統專其任分統則柄不重專任則將益勵堅於守備習其形勢積粟多敎士鋭使敵衆無隙可窺不戰而慴兵志所謂無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其廟勝之筭乎

楊億論靈州事宜　臣讀舊史見漢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為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辨士朱買臣等發十策以難平津不能對臣以為平津侯為漢賢相深明經術習知利害屬武帝以雄俊自任志在開拓買臣等以詞辨獲進並侍左右前史又稱平津每朝會論但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諍由此言之非不能折買臣之舌盖所以將順人君之意耳即朔方之非便有自來矣且地在要荒之外國聲教

不及元朔中大將軍衛青攘却匈奴取其河南地以列置郡縣今靈州是赫連昌地後魏置州葢朔方之故墟匈奴之舊壤僻介西鄙懸絶諸華數百里之間無水草烽火不相應亭障不相望當邊境謐寜羗戎即叙道路不壅饟饋無虞猶足以張大國之威聲為中原之扞蔽自嗣主作梗邊邑屢驚諸部為其脅從兇黨因而猖熾待之以爵賞頗驕蹇而不恭討之以甲兵又遁逃而無復凡有鸁糧之役必興狙擊之謀每至靈武轉輸大須

發卒防援離去內地皆無鬬心經涉畏途多有菜色自曹光實白守榮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扉屨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至募商人入穀輸帛償以數倍之賈復於積石之孤壤别築清遠之一城邊民繹騷國帑匱乏既不能制敵人之死命又不能救靈武之急難數年之間兇黨逾盛靈武危堞巋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陷没但堅壁清野坐食粮糧閉壘枕戈茍度朝夕且使賊遷横行沙漠俶擾疆陲擊列鎮之戍兵侵屬國

之番部雖有警急無候望而得知縱或憑陵但繕完而入保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敵确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敝中國以奉無用之地正今日也臣以為存之有大害棄之有大利且如國家募人入粟償以十倍之直發卒轉餉涉兹不毛之地此古人所謂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敺民於死地者也今或棄之即可以歲省戍卒分守内郡一卒之費可給十夫國家無飛芻輓粟之勞士卒免暴露流離之苦必謂廢之即虧失土

地傷損威重且如堯舜夏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過蠻荊北不過太原而頌聲並作號為至治及秦漢拓土窮兵遠畧雖疆理益廣而干戈日尋府庫之資財屢空生靈之肝腦塗地校功比德豈可同年而語哉夫蝮蛇螫手壯士斷腕蟻壞不塞將漏山河今靈武之存為害甚於蝮蛇供饋之費為蠹逾於蟻壞無鴻毛之益有泰山之損豈可忽遠

大之畧狗悠悠之談昔西漢賈捐之當建議棄朱崖當時公卿亦有異論元帝能排衆多之說奮獨見之明下詔廢之人頌其德元帝之意寧欲自棄其地當其內屬為郡固已置吏而拊循及其稱兵構亂豈可勞民而征戍故其詔書曰議者以棄朱崖羞威不行夫通于時變即憂萬民民之饑餓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備況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為正與今日靈武之事相類必以失地為言即燕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

此為議者又以西北諸蕃戎馬是産資其控制以通貿易環慶諸州内附蕃落藉其屏翰以免驚騷此又迂闊之甚且戎人為利所誘故互市於邊關蕃部之族自强故能庇其種類必來寇於環慶固無隔於藩籬百雉危城千里懸隔自救不暇豈及於他議者又以其田沃饒有漢陂之利恐賊遷因而播種益以富强況我人但以攻剽為能罔知耕稼之事河隴之外棄地甚多延袤百城提封萬井西漢屯田之所疆畔猶存儻事力耕可以

積穀何必獨耕靈武乃能足食若靈武於賊有大利即是必爭之地當朝夕攻取豈至於今皆為孟浪之談殊非經久之計況又歲有調發動致寇擾借寇兵而齎盜糧竭民力而耗國用為患之大無出於斯雖庸人竪子亦知其可棄也若或精選單介間道而行齎持詔書宣布王命令其盡焚廬舍自拔而歸丁壯悉令持兵老幼以之襁負古稱歸師不可遏又曰置之死地而後生當此之時人百其勇臨難思免其鋒莫當又須申命偏師

揚言出塞軍聲既振賊勢自分即虛州東遷之民虞邀擊之患雖有剽刦易為枝梧且國家所惜者土民所急者財用豈可以驍果之旅委於餓虎之蹊府藏之實填於廬山之壑今若棄去靈武退守環慶卒免戍於絕域民思保其室家供饋不出於郊圻恩德自淪於骨髓民力不竭士氣易揚何敵不摧何戎不克陛下又憤然赫怒思欲翦除臣以為不可黷武以窮兵止可伐謀而制勝臣竊料賊遷雎盱邊塞之外倔强沙漠之中脇制諸

羌嘯聚不逞無耕桑之業無蠶織之工為鼠竊之謀以資衣食聚烏合之衆以擾塞垣致蕃夷之服從用兇威而驅逼非有厚利能誘其人朝廷今廢棄靈州每歲更無饋運絶其覬望何所窺圖矛夏之西池鹽斯在先是貿易粟麥用資餱糧今條禁甚嚴法網尤密無敢踰越漸致携離皆困賊遷之術也臣竊見太祖朝命姚內斌領慶州童遵誨領環州二人所統之兵纔五六千而已閫外之事一以付之軍市之租不從中覆用能士卒効

命羌夷畏威朝廷無旰食之憂疆場無羽書之警臣欲望於武臣中選有將帥之才知邊鄙之事者三數人分布諸郡各量其所將兵多少付之除廪禄之外賜一大縣租賦恣其犒設令開幕府辟召髦俊為之僚佐咨以策畧勇力之士禀其指蹤之用軍旅之政許之便宜而行儻賊遷侵邊郡軍戍擾內屬蕃部並脣齒相援腹背夾攻或戰馬正肥戎士思奮即召發內屬討虜之羌俘獲之餘盡分麾下且戎人利於降附蓋迫兇渠儻撓之

以勁兵示之以大信懐荒振遠推亡固存出金帛以購酋豪縣爵秩以寵降附明立賞格厚荅戰功即賊遷之腹心稍稍奔潰親離衆叛事去運乖煢煢獨行誰與為伍但塞外一羌人耳安能與大邦為讐哉若欲成謀廟堂功在漏刻臣以為北敵方黠其材猶豊虎狼之羣如臂使指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廢棄靈州退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耳如臣之策祇得三兩驍將付以一二萬精卒以數縣租賦給其用度令分守邊郡賊遷可以計

日成擒朝廷可以高枕無事矣

冠準論澶淵事宜　臣伏奉聖旨擘畫河北邊事及將來駕起與不起至何處者一臣伏覩邊奏北邊游騎已至深祁以東竊緣三路大軍見在定州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又威虜軍等處東路深趙貝冀滄德等州别無大軍駐泊必慮敵騎近東南下寨輕騎打刼不惟老小驚騷兼使賊盗團聚直至天雄軍以來人户驚移若不早張軍勢必恐轉起戎心臣欲乞先那起天雄軍兵

馬一萬人往貝州駐泊令周瑩杜彦鈞孫全照部轄若是敵騎在近即仰近城覔便掩殺兼令間道將文字與石普閻承翰照會掩殺番賊近召募强壯入賊界燒蕩鄉村刼殺人口仍乞照管南北道路多差人探報番賊次第聞奏及報天雄軍一則貴安人心二則張得軍勢以疑敵人之謀三則石普閻承翰等聞王師北來壯得軍威四則與邢洺地里不遥張得犄角之勢一隨駕兵士衛扈宸居固不可與敵人交鋒原野以爭勝負天雄

軍至貝州兵馬大駕未起已前不過三萬人萬一敵兵至貝州已南下寨游騎漸更南來即須那起定州兵馬三萬以上人騎令桑贊等結陣南來鎮州及令河東雷有終手下兵士出土門路與定州兵馬會合相度事勢緊慢那至洺州以東方可聖駕順動假萬乘之天聲合數路之兵勢更令王超等在定州近城排布照應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處兵馬令作會合次第及前來累降指揮索拽候抽移得定州河東兵馬附近始得幸大

名一或恐萬一定州兵馬被敵冦於鎮定間下寨抽那不起邢洺之北游騎侵掠天雄軍東北縣分老小大段驚移須是分定州三路精兵差在彼將帥等會合及分魏能張凝楊延朗田敏等兵馬漸那向東傍城寨牽拽如此則敵人必有後顧之患亦未敢輕議懸軍深入若是車駕不起轉恐畨戎殘害生靈或是鑾輅親征亦須過大河即且幸澶淵就近易為制置會合兵馬兼控扼津梁右臣叨列宰司素無竒畧即承清問合罄鄙誠伏

覲皇帝陛下睿智淵深聖猷宏遠固已坐籌而決勝尚
猶虛已以詢謀兼彼遠來頗乏糧糗惟虎狼之衆必懐
首尾之憂豈敢不顧大軍但圖深入然亦慮其凶狡須
至過有防虞煩瀆天聰伏增戰懼
韓琦荅詔問北邊地界　臣晚年多病心力耗殫日欲
再乞殘骸保此頽暮不意陛下以北邊生事深思預防
記及狐愚曲有詢逮敢不勉竭衰殘少塞聖問臣竊以
契丹稱彊北方與中國抗者盖一百七十餘年矣自石

晉割地并有漢疆外兼諸戎益自驕大祖宗朝屢常南牧極肆凶暴當是時豈不欲悉天下之力必與彼角哉終以愛惜生靈屈就和好凡疆埸有所興作深以張皇引惹為誡以是七十年間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於老死不知兵革戰鬬之事至仁大惠不可加也臣觀近年以來朝廷舉事則似不以敵為恤敵人素以久彊之勢於我未嘗少下一旦見形生疑必謂我有圖復燕南之意雖聞彼主孱而佞佛豈無強梁宗屬與夫謀臣策士

引先發制人之説造此釁端故屢遣横使以爭理地界為名視應之之實如何耳所以致彼之疑者臣試陳其大畧高麗臣屬契丹於朝廷久絶朝貢向自浙路遣人招諭而來且高麗小邦豈能當契丹之戚來與不來國家無所損益而契丹知之謂朝廷將以圖我此契丹之疑也秦州古渭之西吐蕃部族散居山野不相君長耕牧自足未嘗為邊鄙之患向聞强取其地建熙河一路殺其老小以數萬計所費不背而河州或云地屬董氊

即契丹壻也既恐闢地未已豈不往訴而契丹聞之當謂行將及我此又契丹之疑也北邊地近西山勢漸髙仰不可為棲泊之處向聞差官領兵徧植榆柳兾其成長以制敵騎然興於界首無不知者昔慶歴慢書所謂剏立隄防障塞要路無以異矣然此豈足恃以為固哉但使契丹之疑也河朔義勇民兵置之歲久耳目已熟將校甚整習亦精而忽然團保甲一道紛然義勇舊人十去其七或撥入保甲或放而歸農得增數之虛名破

可用之成法此又徒使契丹之疑也自敵人辯理地界河朔緣邊與近裏州郡一例差官檢討修築城壘開淘壕塹趙冀北京展貼之功役者尤衆敵樓戰棚之類悉加完葺增置防城之具率令備足逐州兵甲器械累次差官檢視排垛張盤前後非一又諸處𠛬都作院頒降新樣廣謀造作澶州等處𠛬為戰車此皆衆目所覩諜者易窺且敵人未有動作彼無秋毫之損而我已費財殫力先自困弊此徒使契丹之疑也近復置立河北三

十七將各專軍政州縣不得關預雄州地控極邊亦設將屯其隨軍衣物有令兵士已辦者有令本營增置者有令官造結付者以至預籍上戶車馬騾驢准備隨行明作出征次第不可葢掩此又深使契丹之疑也夫北庭素為敵國設如此則積疑起事不得不然亦其善自為謀者也今橫使再至初示偃蹇以探朝廷代北與雄州素有定界若優容而與之實寇情無厭浸淫不已誠如聖詔所諭固不可與或因其不許彼遂持此以為

已直縱未大舉勢必漸擾諸邊卒墮明好盖事有因緣而至此者乃煩明詔訪以待遇備禦之要自顧老朽夙夜思之其將何策上助聖筭然臣聞言未及而言謂之躁言及而不言謂之隐臣昔曽言散青苗錢不便事而言者輒肆厚誣非陛下之明幾及大戮自此新法之下雖聞其有未協人情者實避嫌疑不敢更有論列今親被詔問事繫國家安危言及而隐是大不忠罪不容誅矣臣嘗切計始為陛下謀者必曰祖宗以來紀綱法度

率多因循苟簡非變不可也治國之本當先預有富強之術聚材積穀寓兵於民則可以鞭笞四夷盡復唐之故疆然後制作禮樂以文太平故始散青苗錢使民出利所得之利復以為本但務多取歲增本錢無有定數又為免役之法自上等以至下户皆令次第出錢募人應役從來上户輪當衙前重難故其間時有破敗者今上户一歲出錢不過三十餘緡宴然無事而令下户素無役者歲歲出錢此則損下户而益上户雖補救終非

善法又役錢之內每歲更納寬剩錢以備他用此所謂
富國之術者也且農民送納夏賦稅一年兩次納不前
者始有科校之刑今納青苗與役錢則是一戶一歲之
中常負六次科校民不勝駭矣稍遇水旱則逋負官錢
流移失業是已著見孰敢言者又內外置市易務盡籠
天下商旅之貨官自取利主以得利為功錐刀必取小
商細民遂無所措手加以新制日下更改無常州縣官
吏茫然不能詳記稍有違者坐以徒刑雖經赦降去官

不得原免監司督責以刻為明此法之苛過於告緡故州縣之間官吏惴惴然日苟一日皆以脫罪為幸夫農者國之根本也商者能為國致財者也官吏者助朝廷之教化者也今農者則怨於畎畝商者則嘆於道路官吏則所在不安其職恐陛下不能盡知也夫欲攘捍四夷以興太平而先使邦本困揺衆心離怨振古以來未聞能就此功者也此則為陛下始謀者之大誤也又今好進之人必云敵勢已衰特外示驕慢耳若夫兵深入

敵境則幽薊之地一舉可復此又未之思也河朔累歲災傷民力大乏沿邊州郡芻糧不支新選將官例皆麤勇保甲未經訓練若驅重兵頓堅城之下糧道不給敵人四向來援腹背受敵欲退不可將奈何陛下誠將契丹所疑之事因而罷去以釋敵疑萬一聽伏則可遷延歲月益養民力使塞下有餘粟帑中有餘財俟其果有衰亂之形然後一振威武恢復舊疆快忠義不平之心雪祖宗累朝之憤功德赫然照耀無窮矣

賈昌朝論邊事　太祖初有天下鑒唐末五代方鎮武臣士兵牙校之盛盡取其權當時以為萬世之利及太宗時所命將帥率多攀附舊臣親姻貴冑賞重於罰威不逮恩而猶仗神靈禀成筭出師禦寇所向有功自比以來兵不復振近歲恩倖子弟飾廚傳治名譽多非勳勞坐取武爵其志不過利轉遷之速俸賜之厚禦侮平患何患於茲然乘邊鄙無事尚得以自容自西羌之叛驟擇將領鳩集士衆士不素練固難措跡將未得人豈

免屢易以屢易之將馭不練之士故戰則必敗此削方鎮兵權太急之敝也且親舊恩倖任軍職者出即爲將帥素不曉兵一旦付以千萬卒之命爲庸人驅之死地此用親舊恩倖之敝也臣以爲守方鎮者無數更易管軍職任并刺史以上官秩宜謹其所授以待有功如楊崇勳李昭亮輩皆恩倖之人尚在邊任宜速選人代之此救敝之端也陛下有意聽臣臣請復陳當今備邊之尤切者六事一曰馭將帥古之帝王以恩威馭將帥以

賞罰馭士卒故軍政行而戰功集乾德中詔王全斌等伐蜀是冬大雪太祖御講武殿氊幄顧左右曰今日居此幄尚寒不可禦況伐蜀將士乎即脫所服貂裘暖帽遣中使馳賜全斌此御之以恩也又曹彬李漢瓊田欽祚討江南召彬至前立漢瓊等於後授匣劒曰自副將而下不用命者得專戮之漢瓊等股慄而退此御之以威也今每命將帥必先疑貳非近倖不信非姻舊不委錫與金帛巨萬而心無感悅者以例所當得也蓋承前

一皆用例至舉兵之際須特出非常然後可以動其心也又陜西四路自總管而下鈐轄都監巡檢之屬悉參軍政謀之未成事已先漏彼可則我否上行則下戾雖有主將不專號令故動則必敗也請自今命將去疑貳推恩意捨其小節責以大效爵賞威刑皆得便宜從事偏裨而下有不聽令者以軍法論至於羌權賦税供軍庫之物使皆得用之太祖雖朘削武臣之權然邊將一時賞罰及用財集事則皆聽其自專有功則必賞此所

謂馭將之道也其二曰復土兵今河北河東彊壯陜西弓箭手之類葢土兵遺法也且邊人居苦寒沙磧之地惡衣麤食好馭善射自古禦冦却敵非此不可然河北鄉軍其廢已久陜西土兵屢為賊破其存者十無二三臣已謂河北河東彊壯已詔近臣詳定法制宜因閱習視其人武力兵技之優劣又擇其家丁夫之壯者以代老弱每鄉為軍其材能絶類者籍其姓名而遞補之陜西蕃落弓箭手貪召募錢物利月入糧俸多就黥涅混

為營兵今宜優復田疇安其廬舍使力耕死戰世為邊
用則可以減屯戍而省供餽為不易之利內地州縣增
置弓手亦當約如鄉軍之法而閱試之其三曰訓營卒
太祖朝下令諸軍毋食肉衣帛營舍之門有鬻酒肴則
逐去士卒有服繒帛者則笞責之異時被甲鎧冒風霜
攻苦服勞無不一當百今營卒驕墮臨敵無勇此殆素
所資用之過也舊例三年轉貟謂之落權正授雖未能
易此制即不必一例使為總管鈐轄宜於其間擇有才

勇可任將帥者授之又今之兵器多名詭狀製造不精不適於用虛費民力宜按八陳之法依五兵之用以時教習使啓殿有次序左右有形勢前後相附上下相援令之曰失一隊長則斬一隊何慮衆不為用乎其四曰嚴邊防今敵蕩然與中國通北方諸國則臣契丹其西諸國則臣元昊而二敵合從有犄角中國之勢就使西戎來服不免與之重賄是朝廷歲遺二敵不可勝計古之備邊西則金城上郡北則雲中鴈門今自滄之秦緜

亘數千里非有山海峻深之阻獨恃州縣鎮戍爾凡歲所供贍又不下數千萬以天下歲入之數纔可取足而一穀不熟則或至狼狽也契丹近歲兼用燕人治國建官一同中夏昊賊據河南列郡而行賞罰善於用人此中國之患也宜度西域諸國如沙州唃厮明珠滅臧之族近北如黑水女真高麗新羅之屬舊通中國今為二敵隔絶可募人往使誘之來朝如此則二敵必憾憾則為備備則勢分此中國之利也其五曰綏蕃部屬户者

邊垂之屏翰也如延有金明府有豐州皆戎人内附之地朝廷恩威不立撫馭乖方比為彊冦脅從而塞上諸州貌焉孤壘蕃部既壞土兵亦衰恐未有破敵之期請令陝西諸路縁邊知州軍皆帶安撫蕃部之名多設方畧務在招集財賦法令得以自專擇其族盛而有勞者以為酋帥如河東折氏高氏之比庶可為吾藩籬之固

其六曰明探候古者守疆封出師旅居則有行人覘國戰則有前茅慮無其審謹若此太祖命李漢超鎮關南

馬仁瑀守瀛州韓令坤鎮常山賀惟忠守易州何繼筠領棣州郭進控西山武守琪戍晉陽李謙溥守慶州董遵誨屯環州王彥昇守原州馮繼業鎮靈武筦榷之利悉輔軍中仍聽貿易而免其征稅許募勇士以為爪牙故邊臣富於財得養死力為間諜敵人情狀無不預知二十年間無西北之憂善用將帥精於覘候之所致也今西鄙刺事者所遺不過錢數千畧涉境土盜聽傳言塞命而已故敵之情狀與夫山川道路險易之利勢絕

而莫通夫蹈不測之戎入萬死之地覘伺徼DDDDDD探索機會非有重賂厚賞孰肯自効乎願監藝祖任將帥之制邊城財用一切委之專使養勇士為爪牙而臨戰自衛無殺將之辱募死力為覘候而望敵知來免陷兵之耻也

司馬光論北邊事宜　臣聞明主謀事於始而慮患於微是以用力不勞而收功甚大竊見國家所以御外蕃之道似未盡其宜當其安靜附順之時則好與之計校

末節爭競細故及其桀傲暴横之後則又從而姑息不能誅討是使敵人益有輕中國之心皆厭於柔服而樂為背叛近者西夏之過生於高宜契丹之隙起於趙滋而朝廷至今終未有省寤猶以二人所為為是而以循理守分者為非是以邊鄙武臣皆鋭意生事或以開展荒棄之地十數里為功勞或以殺畧老弱之卒三五人為勇敢朝廷輒稱其才能驟加擢用既而寇心忿恨遂來報復屠剪熟戶鈔劫邊民所喪失者動以千計而朝

廷但知驚駭增兵聚糧其致寇之人既不追究而守邊之臣亦無譴責如此而望四裔賓服疆埸無虞是猶添薪扇火而求湯之不沸也臣愚竊惟真宗皇帝親與契丹約為兄弟仁宗皇帝赦趙元昊背叛之罪冊為國主歲捐百萬之財分遣二敵豈樂此而為之哉誠以屈已之愧小愛民之仁大故也今陛下嗣已成之業守既安之基而執事之臣數以爭桑之小忿不思灌瓜之大計使邊鄙之患紛紛不息臣竊為陛下惜之近者聞契丹

之民有於界河捕魚及於白溝之南剪伐柳栽者此乃邊鄙小事何足介意而朝廷以前知雄州李中祐不能禁禦為不材別選州將以代之臣恐新將之至必以中祐為戒而以趙滋為法妄殺邊人則戰鬬之端往來無窮矣況今民力彫弊倉庫虛竭將帥乏人士卒不練夏國既有憤怨屢來侵冦禍胎已成若又加以契丹失歡臣恐國力未易支也伏望陛下嚴戒北邊將吏若契丹不循常例小小相侵如魚船柳栽之類止可以文牒整

會道理曉諭使其官司自行禁約不可輕以矢刃相加若再三曉諭不聽則聞於朝廷雖專遣使臣至其王庭與之辯論曲直亦無傷也若又不聽則莫若博求賢才增脩德政俟公私富足士馬精强然後奉辭以討之可以驅穹廬於幕北復漢唐之土宇與其爭漁栁之勝負不亦遠哉

仲訥禦戎議　或曰西北三戎大與之結好次寵以爵賜予至厚羈縻宜得而兵未克弭古稱禦戎無上策良

信哉愚曰斯之惑久矣言乎禦者誠非也秦以之亡漢因而匱尚有策哉然則若何禦之非足尚也當用氣勝之耳奚為而言夫天高而尊者陽也地卑而濁者陰也君子陽也小人陰也中國陽也四夷陰也取勝之道存乎其類堯舜禹湯之為君君子則舉小人則誅君子道長小人道消氣由其類勝天為之清日為之明至于鳥獸魚鼈咸若悍戾其有不馴乎是陽氣勝而陰不能奸也故二帝三王之世邊陲之患無甚焉秦漢之下德衰

而力雄善有聞而不舉舉有用而不終惡有彰而不去去有誅而不盡君子之道不競小人之勢日進故日為之蝕地為之震纖草槁木横出妖孽況四夷乎是陰氣勝而陽不得立也故邊陲之患始滋焉西北二方彼陰也東方南方我陽也又以盟約之信邀之宗顯之號榮之賀遺其福慶弔恤其喪死可謂至仁至恩也而戎心未懷非策之不至推其類殆氣之未勝也王者據正陽之尊赫然有神聖之明闢四門四目之視大自三吏九

卿下至百執庶官宜有姦回佞妄雜居正人君子之列使皇極之道壅而未行陰淫之氣上應於天故地震屋壞殺人日食正歲朔雨晦風霾並歲而至敵人因之而狂陰邪勝而然耳非不懷也為之謀者上當端然自立拔方正之士與之共事推善而誅惡集賢而退不肖材者使得効其用智者使得進其謀則上下之志一通正道得立必先天清地寧日星風雨時序如是則夷狄之患奚慮也且將厥角而來庭書曰而難壬人蠻夷率服

斯正氣之勝乎必斯之不務而將廢天下之農起天下之兵大衆而從之奈無策何奈後悔何

張載上邊議四事　一曰清野城中之民既得以依城自郊外百姓朝廷不豫為之慮非潰亡失生則殺戮就死縱或免焉則其老幼孳畜屋廬積聚莫不為之驅除蕩焚與死亡均矣欲為之計莫如選吏行邊為講族閭隣里之法問其所謀諭之休戚使之樂羣以相聚協力以相資聽其依山林據險阻自為免患之計官不拘制

一從其宜則積聚幼老得以先自為謀而處之有素冠雖深入野無所資而民免誅掠此為計之當先者也

二曰固守師為敵致則喪陷之患多城不自完則應援之兵急凡今近邊城邑尤當募善守之人計定兵力度使勢可必全不假外救足以枝梧踰月應援之師不為倉皇牽制則守必力而師不勞此禦患之尤急者也然所謂善守者要以省兵為能假設一城之小千夫可完不才者十倍之而未必固善守者加損之而尚可全則

守城乘障之人必也力與之計而省吾兵厚賞其功而示之信　三曰省戍戍而費財豈善戍之計欲不費必也計民以守不足然後益之以兵如是則為守之力在民居多而用兵無幾守既在民則今日守兵凡城有餘皆得以移用他所或乘間出戰以自解其圍矣竊計闗內守餘之兵無慮十萬四帥之城各餘萬人為備則舉中大數有移使之卒常不減六七萬人義勇既練則六七萬人從而省去亦攻守為有餘矣兵省費輕就使戎

壘對峙用日雖多而吾計常足顧朝廷未嘗資守於民以兵多為患耳种世衡守環州吏士有罪射中則釋之僧道飲酒犯禁能射則縱之百姓繫者以能射則必免租稅逋負者以能射必寬當是時環之內外莫不人人樂府一州之地可不用一卒而守以此觀之省戍豈甚難之計哉　四曰因民計民以守必先相視城池大小夫家衆寡為力難易為地緩急周圍步尺莫不盡知然後括以保法萃以什伯形以圖繪稽以文籍便其居處

正其分位平時使之知所守識所向習登降時繕完賊至則授甲付兵人各謹備老幼供餉婦女守室如是則民心素安伎藝素講冦不能恐吏不能侵無倉卒之變無顛亂之憂民力不足然後濟之以兵此三代法制雖萬世可行不止利今日之民

呂大鈞世守邊郡議　中國之大戒無急於邊防自秦漢以來禦戎之策是非未能相遠竊嘗求三代之法宜於今日而推行之乃知聖人封建之深意不獨尚德尊

治吾民而已其禦邊之要微妙深遠固在術內迨非衆人之智所可及已蓋天下之勢不得不一亦不得不分分而不一則上無以制命而為下者肆一而不分則下無以陳力而為上者勞故古者分天下為列國統萬國於一王使禮樂征伐一出於天子教治禁令一委之諸侯則是天子持威福之柄優游於內以專察國君之善惡諸侯任功過之責勤勞於外以同體王室之休戚如是則四方之警急何以急天子之視聽哉彼不任吾患

者吾得執而戮之孰敢矣吾所以待夷狄者特招携以禮懷遠以德而已在商之時古公以皮幣犬馬珠玉事獯鬻而商王不知在周之時晉國拜戎不暇而周室不與然則三代禦邊之畧蓋可知矣臣竊謂分剖天下以為列國則未敢輕議如使邊郡畧法古意慎選仁勇之士使得世守郡事兵民措置悉以委之租調出入一切不問惟財用不足者附以次邊支郡以共其乏其治以安静不擾敵人感服者為上富彊自守彼不能犯者次

之戰勝攻取無所退屈者又次之賞罰者增損其名位而已甚者則升黜之不使輕去其郡若此則安危利害不離其身勢不得不盡其力以從事盡心以防患所謂世守者亦不得純如周制父子相繼必使選賢以自代毋問親疎天子加察焉然後可之遂使貳其郡事以終舉者之身然後命之没則禄其子孫以祀之若有功德則郡人世世祀之仍爵其子孫庶幾亦可以為備邊之一術也

神宗時建昌軍司理王韶詣闕上平戎三策以為西夏可取欲取西夏當先復河湟欲復河湟當先以恩信招撫沿邊諸種自武威之南至于洮河蘭鄯皆故漢郡其地可以耕而食其民可以役而使幸今諸羌瓜分莫相統一此正可并合而兼撫之時也且唃氏子孫瞎征差盛為諸戎所畏若招撫之使糾合宗黨制其部族於漢有肘腋之助且使夏人無所連結策之上也帝異其言召問方畧王安石以為奇請以韶管幹秦鳳經略司機

宜文字韶請築渭涇上下兩城屯兵以撫納洮河諸部
下李師中議以為不便詔李師中罷帥事韶又言渭源
至秦州良田不耕者萬頃願置市易司頗籠商賈之利
取其贏以治田乞假官錢為本詔秦鳳經略司以川交
子易物貨給之命韶領市易事師中言韶所指田乃極
邊弓箭手地耳又將移市易司於古渭恐秦州自此益
多事所得不補所亡安石主韶議為削師中職徙知舒
州而以竇舜卿知秦州與內侍李若愚按閒田所在僅

得地一頃地主有訟又歸之矣舜卿若愚奏其欺安石又為謫舜卿而命韓縝縝遂附會實其事乃進詔太子中允初師中接州縣邸狀報包拯參知政事或曰朝廷自此多事矣師中曰包公何能為今知鄞縣王安石者眼多白甚似王敦他日亂天下者必斯人也世貴其先識

徐禧等既城永樂去九日夏人以數千騎來攻曲珍使報禧禧遂與李舜舉李稷往援之留沈括守米脂比抵

永樂夏人傾國而至大将高永能請及其未陳擊之禧曰爾何知王師不鼓不成列執刀自率士卒拒戰夏人益衆進薄城下珍兵陳於水際将士皆有懼色珍白禧曰今衆心已揺不可戰戰必敗請收兵入城禧曰君為大将奈何遇敵先自退邪乃以七萬人陳于城下夏人縱鐵騎渡河珍曰此鐵鷂子軍也當其半濟擊之乃可以逞得地則其鋒不可當也禧不從鐵騎既濟震盪衝突大衆繼之珍鋭卒敗奔還蹂後陣夏人乘之珍衆大

潰珍收餘衆入城夏人圍之厚數里且據其水砦珍士卒晝夜血戰城中乏水已數日掘井不及泉渴死者十六七括與李憲援兵及饋餉皆為夏人所隔不得前种諤怨禧不遣救師城中大急會夜半大雨夏人環城急攻城遂陷禧舜舉稷永能皆為亂兵所害惟珍裸跣走免將校死者數百人喪士卒沒夫二十餘萬夏人糶兵米脂城下而還自熈寧以來用兵得夏葭蘆吳保義合米脂浮圖塞門六堡而靈州永樂之役官軍熟羌義保

死者六十萬人錢穀銀絹不可勝計事聞神宗臨朝痛悼為之不食贈禧等官而貶括為均州團練副使隨州安置降珍為皇城使自靈武之敗秦晉困棘天下企望息兵而括謂進攻取之策禧素以邊事自任狂謀輕敵遂致覆敗自是帝始知邊臣不可倚信深自悔咎無意於西伐而夏人亦困獘矣初帝之遣禧也王安禮諌曰禧志大才踈必誤國事帝不聽及敗帝曰安禮每勸朕勿用兵少置獄蓋為是也

高宗時達蘭屯泗州烏珠屯竹墪鎮為韓世忠所扼以書幣約戰世忠遣麾下王愈及兩伶人以橘茗報之且言張樞密已在鎮江烏珠曰張樞密貶嶺南何得乃在此愈出浚所下文書示之烏珠色變遂有歸意會雨雪餽道不通野無所掠殺馬而食蕃漢軍皆怨又聞金主晟病篤乃夜引還烏珠等既去劉麟劉猊不能獨留亦棄輜重遁帝謂趙鼎曰近將士致勇爭先諸路守臣亦翕然自効乃朕用卿之力也鼎謝曰皆出聖斷臣何力

之有或問鼎曰金人傾國來攻衆皆洶懼公獨言不足畏何也鼎曰敵衆雖盛然以劉豫邀而來非其本心戰必不力是以知其不足畏也帝語張浚曰趙鼎真宰相天使佐朕中興可謂宗社之幸鼎奏金人遁歸猶當博采羣言為善後之計於是詔前宰執議攻戰備禦措置綏懷之方提舉臨安府洞霄宮李綱上疏曰陛下勿以敵退為可喜而以仇敵未報為可憤勿以東南為可安而以中原未復為可耻勿以諸將屢捷為可賀而以軍

政未脩士氣未振為可虞議者或以敵馬既退當遂用兵為大舉之計臣竊以生理未固而欲浪戰以僥倖非制勝之術也今朝廷以東南為根本苟不大脩守備先為自固之計何以能萬全而制敵議者又謂敵人既退當且保據一隅以苟目前之安臣謂祖宗境土豈可坐視淪陷不務恢復若今歲不征明年不戰使敵勢益張而吾之所糾合精鋭士馬日以耗損何以圖敵唯宜於防守既固軍政既修之後即議攻討乃為得計其守備

之宜則料理淮南荆襄以為東南屏蔽當於淮之東南及荆襄制三大帥屯重兵以臨之分遣偏師進守支郡加以戰艦水軍上連下接自為防守則藩籬之勢成守備之宜莫大於是然後可議攻戰之利分責諸路大帥因利乘便收復京畿以及故都斷以必為之志而勿失機會則以弱為强取威定亂逆臣可誅强敵可滅攻戰之利莫大於是若夫萬乘所居必擇形勝以為駐蹕之所東南形勢無如建康舊都未復莫若權於建康駐蹕

治城池脩宫闕立官府葺營壁使粗成規模以待巡幸此措置之所當先也至於西北之民皆陛下赤子荷祖宗涵養之深其心未嘗忘宋特制於强敵不能自歸天威震驚必有願為内應者宜優加撫循使陷溺之民知所依怙益堅戴宋之心此綏懷之所當先也又曰臣竊觀陛下臨御九年國不闢而日蹙事不立而日壞將驕而難御卒惰而未練國用匱而無贏餘之資民力困而無休息之期使陛下憂勤雖至而中興之効邈乎無聞

則羣臣誤陛下之故也陛下觀近年以來所用之臣慨然敢以天下之重自任者幾人平居無事小廉曲謹似可無過忽有擾攘則錯愕無所措手足不過奉身以退天下憂危之重委之陛下而已有臣如此何補於國而陛下亦安取此大槩近年閒暇則以和議為得計而以治兵為失策倉卒則以退避為愛君而以進禦為誤國國勢益弱職此之由今天啓宸衷悟前日和議退避之失親臨大敵天威所加使北軍數十萬之衆震怖不敢

南渡潛師宵奔則和議之與治兵退避之與進禦其效槩可見矣然敵兵雖退未大懲創安知其秋高馬肥不再來擾我疆埸使疲於奔命哉且退避之策可暫而不可常可一而不可再退一步則失一步退一尺則失一尺往時自南都退至維揚則河北河東關陜失矣自維揚退至江浙則京東西失矣萬一敵騎南牧將復退避不知何所適而可乎航海之策萬乘冒風濤之險此又不可之尤者惟當於國家閒暇之時明政刑治軍旅選

將帥脩車馬備器械峙糗糧積金帛敵來則禦俟時而奮以光復祖宗之大業此最上策也臣願陛下自今以往勿復為退避之計夫古者敵國善鄰則有和親仇讐之邦鮮復遣使今金人造釁之深知我必報其措意為何如而我方且卑辭厚幣屈體以求之其不推誠以見信決矣器幣禮物所費不貲使軺往來坐索士氣而又邀我以必不可從之事制我以必不敢為之謀是和卒不成而徒為此擾擾也況於吾自治自彊之計動輒相

妨臣願自今以往勿復遣和議之使二者既定擇所當為者一切以至誠為之俟吾之政事脩倉廪實府庫充器用備士氣振力有可為乃議大舉則兵雖未交而勝負之勢決矣惟陛下正心以正朝廷百官使君子小人各得其分則是非明賞罰當自然藩方恊力將士用命雖强敵不足畏逆臣不足憂此特在陛下方寸間耳疏

奏帝賜詔褒諭

寧宗時金圖克坦鎰為上京留守聞中都戒嚴曰事急矣

乃選兵二萬遣同知烏克遜阿敦將之入衛金主嘉之
徽拜尚書右丞相先是鎰上言曰自國家與達靼交兵
以來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
保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貴人皆健勇可
內徙之以益兵勢人畜財貨不至忘失參政梁瑝曰如
此是自蹙境土也金主從瑝謀鎰復奏曰遼東國家根
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
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金主不悅曰無故置行省

徒揺人心耳不從及失三州又聞東京不守金主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

真德秀朝奏五事　一曰宗社之耻不可忘言國家之於金人蓋萬世必報之讐高宗孝宗值其方强不得已以太王自處而以勾踐望後人今天奪其魄危在朝夕誠能以待敵之禮而遇天下之豪傑以遺敵之費而厲天下之甲兵人心奮張士氣自倍何憚於彼而兢兢事之哉且重於絶彼者畏召怨而啓釁也然能不召怨於

亡敵而不能不啓釁於新敵權其利害孰重孰輕臣願
陛下勉勾踐之良圖懲謝元之失策則王業興隆可冀
矣二曰比隣之盜不可輕言蒙古及山東之盜苟得志
而隣於吾莫大之憂也願朝廷毋輕二方日夜講其攻
守之策以逆杜窺覦之心三曰幸安之謀不可恃言今
之議者大抵以金人之存亡為我欣戚聞危蹙之報則
冀其非實得安靜之耗則幸其必然是猶以朽壤為垣
而望其能障盜賊也願陛下勵自强之志恢立武之經

毋以敵存為喜敵亡為畏則大勢舉矣四曰導諛之言不可聽言今邊事方殷正君臣戒懼之日而薦紳大夫工為諛說或以五福足恃為言夫乾象告愆適日尤甚其可恃讖諱不經之說而忽昭昭之儆戒乎惟陛下鑒天人之相因察諛佞之有害益脩其本以格天休宗社之慶也五曰至公之論不可忽言公論國之元氣也元氣痞鬲不可以為人公論湮鬱不可以為國深惟今日實公論屈伸之幾朝廷之上若以言者為愛君為報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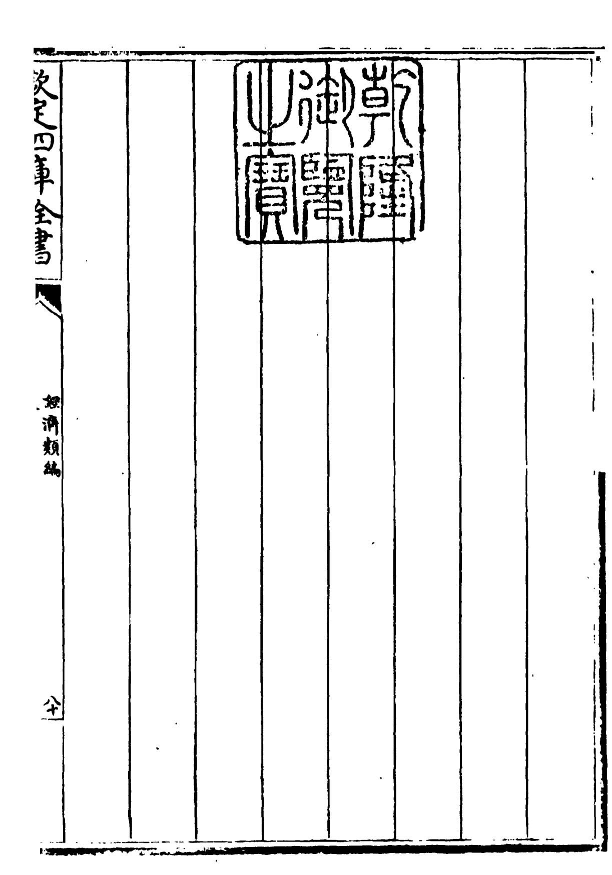
無猜忌之意而有聽用之誠則公論自此愈伸若以言者為沮事為徼名無聽用之誠而有猜忌之意則公論自此復屈夫公論伸屈乃治亂存亡之所繫分故臣於篇終反復極言惟陛下亮臣愚忠也

太原為蒙古所有河北州縣不能自立金主詔百官議所以為長久之計翰林承旨圖克坦高等十六人謂制兵有三曰戰和守今欲戰則兵力不足欲和則彼不肯唯有守耳河朔州郡既殘毀不可一槩守定宜取願就遷

徙者屯于河南陜西不願者許自推其長保聚險阻宣
徽使伊喇光祖等謂當慕土人威望服衆者假以方面
重權能復一道即授以本道總管能捍州郡即授以長
佐必能各保一方宰臣欲置公府金主意未决中丞完
顔伯嘉曰宋人以虚名致李全遂有山東茍能統衆守
土雖三公何惜金主曰他日事定公府無乃多乎伯嘉
曰若事定以三公就節鎮何不可金主從之乃封滄州
經畧使王福為滄海公以清觀滄州鹽山無棣樂陵東

光寧津吳橋將陵阜城脩縣隷之河間招撫使伊喇衆
嘉努為河間公以獻蠡安深州河間肅寧安平武强饒
陽六家莊郎山寨隷之真定經畧使武仙為恒山公以
真定府沃冀威鎮寧平定州抱犢寨欒城南宮縣隷之
中都東路經畧使張甫為高陽公以雄覇莫州高陽信
安文安大成保定静海寶坻武清安次縣隷之中都西
路經畧使靖安民為易水公以涿易安肅深州君氏川
李鹿三保河北江䃜山寨青白口朝天寨水谷㩦谷東

安寨隷之遼州刺史行元帥府事郭文振為晉陽公以河北東路皆隷之平陽招撫使胡天作為平陽公以平陽晉安府隰吉州隷之昭義節度使完顔伯開為上黨公以澤潞沁州隷之山東安撫副使燕寧為東莒公以益都府路皆隷之九公皆兼宣撫使總帥本路兵馬署置官吏徵斂賦税賞罰號令得以便宜行之除已畫定所管州縣外如能收復鄰近州縣者亦聽管屬同時九府財富兵强唯武仙耳


乾隆御覽之寶

經濟類編卷七十